

毛澤東評點

《智囊》

第五分冊

察智部得情卷九

口變溜素權移馬鹿山鬼晝舞愁魂夜哭如得其情片言折獄唯張與于吾是私淑集得情

○○唐御史

李靖爲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祖比御史恨失其名命一御史案之

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數驛詐稱失去原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別疏一狀比驗與原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

○張楚金

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字合成文理詐爲與徐敬業反書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則天令張楚金劾之仍如前款楚金憂懣仰臥西窓日光穿透因取反書向日視之其書乃是補葺而成因喚州官俱集索一甕水令琛取書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伏罪

○崔思兢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

之投屍洛水。行炭按略無狀。則天怒。令重按。奏如初。則天怒曰。崔宣若實曾殺妾。反狀自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炭懼。逼思競訪妾。思競乃于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競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催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于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爲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賂閹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稱崔家欲刺我。思競要館客于天津橋。罵曰。無賴險獠。

○便○非○端○士○

未必

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至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宜乃得免一個館客尚然彼食客三千者何如哉雖然雞鳴狗盜因時效用則有之皆非甘爲服役者也故相士以廉耻爲重

○邊郎中

開封屠子胡婦行素不潔夫及舅姑日加笞罵一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申有婦屍在背井中

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小指，此屍指全，非也。婦父素恨胡，乃撫屍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于舅姑，是必撻死投井中，以逃罪耳。時天暑，經二三日，屍已潰，有司權瘞城下。下胡獄，不勝掠治，遂誣服。宋法歲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某一視成案，卽知冤濫，曰：是婦必不死。宣撫使安文玉執不肯改，乃令人遍閱城門所揭諸人捕亡文字，中有賈胡逃婢一人，其物色與屍同，所寓正笕井處也。賈胡已他適矣。于是使人監故瘞屍者，令起原屍，瘞者出曹

門涉河東岸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
邊曰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涉棄屍水中矣男
子以青帛總髮必江淮新虜無疑訊之果然安心知
其冤猶以未獲逃婦不肯釋會開封故吏除洛州一
僕于逐妓中得胡氏婦問之乃出汲時淫奔于人轉
娼家其事乃白

○解思安獄

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
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

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誣服。獄將決、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任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相重報。今但見

說得活似

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君欲見顧幾何當放令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引伏因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

○歐陽曄

歐陽曄治鄂州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

者汝也。囚不知所以。曰。吾觀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驗也。囚涕泣服罪。

○尹見心

民有利姪之富者。醉而拉殺之于家。其長男與妻相惡。欲借奸名并除之。乃捺刃入室。斬婦首。并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時知縣尹見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聞報時。夜已三鼓。見心從燈下視其首。一首皮肉上縮。一首不然。卽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荅曰。然。

曰婦有子女乎曰有一女方數歲見心曰汝且寄獄俟旦鞠之別發一票速取某女來女至則携入衙以菓食之好言細問竟得其情父子服罪

○殷雲霽

正德中殷雲霽字近夫知清江縣民朱鎧死于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係素仇衆謂不誣雲霽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雲霽乃集羣胥于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有祝明者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何

殺鎧明大驚曰鎧將販于蘇獨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

○周紆

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拷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程戡

程戡知處州。民有積仇者。一日諸子謂其母曰。母老且病。恐不得更議。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仇人之門。而訴于官。仇者不能自明。戡疑之。僚屬皆言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門。非可疑耶。乃親自劾治。具得本謀。

○張舉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其夫。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于火。其弟訟之。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焚之。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果無灰。

以此鞫之、妻乃服罪。

○陳騏

陳騏爲江西僉憲、初至、夢一虎帶三矢、登其舟、覺而異之。會按問吉安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初女子許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友周彪。彪家亦富、聞其女美、欲求婚而無策。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死。貧士父疑女家嫌其貧、使人故要于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不知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訟于官。問者

按女有奸謀殺夫。騏呼其父問之。但云女與人有奸而不得其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子。乃謂其父曰。汝子交與誰最密。曰周彪。騏因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越數日。僞移檄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名在焉。旣至。騏設饌以飲之。酒半。獨召彪于後堂。屏左右。引手嘆息。陽謂之曰。人言汝殺貧士。而取其妻。吾憐汝有學。且此獄一成。不可復反。汝當吐實。吾救汝。彪錯愕戰慄。跪而悉陳。騏錄其詞。潛令人捕同謀者。一訊而獄成。

一郡驚以爲神。

○○三娘子

湖州趙三與周生友善。約同往南都。買在趙妻孫不
欲夫行。已開數日矣。及期黎明。趙先登舟。因太早假
寐舟中。舟子張潮利其金。潛移舟僻所。沉趙而復詐
爲熟睡。周生至。謂趙未來。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
趙門。呼三娘子。因問三官何久不來。孫氏驚曰。彼出
門久矣。豈尚未登舟耶。潮復周。周甚驚異。與孫分路
徧尋。三日無踪。周懼累。因具牘呈縣。縣尹疑孫有他

故害其夫。久之有楊評事者閱其牘曰叩門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內無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

○許襄毅等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死翁故曰婦意也陳于官不勝箠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編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鳩毒殺人計之至密者也焉有自餉于田而鳩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